

宁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回族历史文化与当代回族社会发展」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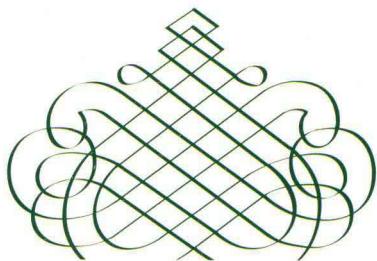


当代穆斯林作家 作品评析

孙纪文 /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回族历史文化与当代回族社会发展”资助项目

当代穆斯林作家 作品评析

孙纪文 / 主编 —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 / 孙纪文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227-05285-2

I. ①当… II. ①孙… III. ①穆斯林—少数民族文学
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1301 号

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

孙纪文 主编

责任编辑 陈 浪

封面设计 晨 翱

责任印制 张国祥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金利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8 千

印 刷 委 托 书 号 (宁) 0012586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285-2/I·135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少数民族文学是色彩缤纷的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穆斯林作家作品可谓是少数民族文学园圃中的朵朵奇葩。我国有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分别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这 10 个民族的作家关注斑斓的世界、关注多彩的民生、关注丰富的心灵，创作出一篇篇荡气回肠的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亮丽的民族色彩。

与当代文学的发展状貌一样，穆斯林作家作品书写的内容丰厚而多样。既包含对新中国的赞美之情，对民族传统的热爱之情，对百姓人家的悲悯情怀，也包含对改革开放以来世事百态的幽思之情，既有现实主义的生活场景，也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成分，既有直面生活的勇气，也有文化诗学的反思，从而构成了多元化的内容空间。同时，穆斯林作家作品艺术手段多样，艺术形式新颖，独具艺术魅力。并且作品中蕴含着深广的悲剧精神和高迈的崇高精神，洋溢着既苍凉悲壮又豁达明朗的美学情致，使穆斯林作家作品拥有了特色鲜明的艺术品格和美学风貌。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穆斯林作家作品获得全面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文学思想界活跃的局面日益凸显，持论者争先恐后发出各自的文学声音，各种文学思潮和艺术探索相继出现，逐步形成文学话语多元的创作局面。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大家庭之中的穆斯林作家，更凭借时代气运和历史要求，创作出一大批关涉精神

信仰、民族风情、文化传承、人性本真等立意深刻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示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坚韧、不屈、宁静、纯粹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情怀，传达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特有的丰饶光辉的历史。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全球化语境和文学互融语境的影响，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也呈现出灵动和变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所构成的文学发展史，一方面有其悠久的民族传统和伊斯兰文化渊源，另一方面也富有文化交融的时代气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包容性。

限于阅读视野和品鉴水平的制约，本书只选择 20 余位当代中国穆斯林作家作品进行赏析。选择区域虽然不宽广，但也容纳了诸多的评析要素。这其中既包括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马德俊的《穆斯林的彩虹》等名家名作，也包括新生代逐渐成熟的一大批新人新作。既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作家作品，也有回族、东乡族作家作品。既有西部作家作品，也有东部作家作品。可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品评系统，可使读者对穆斯林作家作品的基本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体认和领悟，为进一步把握和开掘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提供一个支撑点。

由于评论者身居宁夏地区，对回族作家作品的解读自然多一些，故评论对象也以回族作家作品为多。事实上，回族作家作品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影响远播海外。而作为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的宁夏，回族作家的聚集和成长自然拥有区位优势。这里的回族作家不仅是少数民族作家群中的佼佼者，而且心怀赤诚，感恩天地，虽经历着艰辛而寂寞的生活，却孕育出丰满的文学，这难道不令人敬佩而加以特别的关注吗？

从历时性角度看，宁夏当代回族文学的创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较早出道的一批作家心系民生民情，书写着苦难、奋争、希望和超越，诸如马知遥、杨继国、查舜、马宇桢、拜学英等一批宁夏回族作家，用他们饱含回族文化内蕴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回族文学之独特的思想力量、艺术魅力和人文情怀。尤其是马知遥的《亚瑟爷和他的家族》、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月照梨花湾》等

作品在全国文坛曾产生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家的作品，好似一盏盏“美”“善”相映的灯，照亮着贫瘠土地上人们的旅程。

20世纪90年代末，回族青年作家石舒清的作品逐渐成熟并产生了影响。作为当时宁夏文学界主推的“三棵树”之一的石舒清，创作出《清水里的刀子》《果院》《节日》《黄昏》《清洁的日子》等一系列优秀的、饱含民族文化内蕴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调写出了回族文化中最有意味的民族文化心理，展示了穆斯林心底里的隐忍、安静和纯粹，着重表现回族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并力图以坚定和执着的信念，来消解急功近利的“浮躁行为”。他的许多作品可谓渐进“平静”的境界。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宁夏回族作家创作颇有起色，平原、古原、曹海英等回族作家的创作成绩可喜，另外，单永珍、泾河、马占祥等回族诗人的创作也受到诗坛的关注。而李进祥和马金莲两位回族小说家的作品更值得评论者关注。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这三位作家都生长于贫瘠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他们的作品有着民族和地域的共同性，尤其在宗教情怀的自觉流露、乡土情怀的自然书写、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等方面带有文学创作的相似性和传承性，但也各具风格，各有畛域。特别是李进祥的“清水河”系列小说作品获得评论界较好的评价，《换水》《狗村长》等作品尤其受到赞许。马金莲则以《掌灯猴》《碎媳妇》《发芽》《父亲的雪》《蝴蝶瓦片》等多篇立意深远的小说愈发得到国内文坛的认可。

其实，宁夏穆斯林作家作品独树一帜的背后，得益于一个较大规模的穆斯林作家群体的支撑。当下活跃于宁夏的穆斯林作家就不下20人，诸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回族作家王正儒、李万成、马丽华等，俱有思想穿透力极强的作品发表。他们与宁夏其他穆斯林作家一起构成一道西北文学亮丽的风景，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同样，其他地域的穆斯林作家作品也颇有独特的韵味。如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关于母族精神文化的书写，新疆回族作家杨峰关于西部风景的低吟抒情，甘肃东乡族汪玉良关于民族历史的倾诉，都充满

着深沉的情感力量。他们的作品既有历史文化的追思，又有意境意象的勾勒，蕴含着清新而浓郁的民族色彩。

中国当代文学家园中，民族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穆斯林作家作品所描写的文学内容，所倾诉的动人情愫，所传达的审美旨趣，不仅展示了穆斯林作家作品的迷人之处，而且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审美存在和思想资源。本书所选择的 20 多位作家作品，既为读者提供了可以“兴、观、群、怨”的文学材质，也为读者提供了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人文景观，称得上是当代民族文学丰富和精彩的一个侧面，值得我们驻足和咏叹。

孙纪文

2012 年 7 月

前 言

人文精神的张扬

- 张承志《北方的河》解读 周 鹏 001
痛过、哭过后的思考
- 《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原因及悲剧精神 张钰晨 011
- 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
- 浅析《蓝眼睛黑眼睛》中知识分子于十字路口时之新变 刘 昭 024
- 隐藏在史诗叙事背后的“大爱”
- 《穆斯林的彩虹》的内在情感探究 靳 希 034
- 托克马克之恋
- 解读杨峰行吟散文集《托克马克之恋》 翟超云 曾 鸣 047
- 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 品评诗集《水磨坊》 黄彦挺 066
- 回归自然的生存之美
- 叶尔克西笔下的精神家园 葛亚敏 080
- 西部抒怀的多情歌者
- 浅析杨继国的散文集《行走集》和《高原行迹》 冯英华 089
- 寂寥叙事下的救赎与被救赎
- 马知遥中短篇小说论 王 玲 111
- 色彩映射下的穆斯林世界
- 《穆斯林的儿女们》中色彩的独特意蕴 王 娜 126

目 录 CONTENTS

《底片》中的文学问题	王佐红	139
理想、现实与寻根		
——马宇桢小说论	许 峰	146
民族立场上的现实主义审查		
——拜学英小说论	许 峰	152
在苦难的世界里独自行吟		
——评了一容的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吴书霞	158
沉郁的诗意		
——李进祥小说论	王晓静	173
马金莲论	王佐红	185
内心的渴望与自我的寻找		
——简析平原小说	曹 琳	203
贫瘠土地上的丰饶诗意		
——古原小说论	许 峰 孙纪文	217
人物·命运·人性		
——解读阿舍笔下的《鸟孙》	罗时贵	223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浅议短篇小说集《左右左》中女性生存境遇的 悖论	刘 昭 刘 璐	235
草原情结的对立叙述及其深层意蕴		
——解读李万成的草原背景小说	孙纪文	246
以虔诚的心抒写真挚情感		
——论马丽华作品中的情感特质	徐 淞	256
后 记		
		264

人文精神的张扬

——张承志《北方的河》解读

■ 周鹏

作家及选评作品简介

张承志,回族,笔名张录山,经名赛义德。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省济南市。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老桥》《北方的河》《黄泥小屋》《奔驰的美神》《黑骏马》《神示的诗篇》;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等。

张承志从1982年以来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使他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位干将。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西部特色,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写西部风土人情成就巨大。

《北方的河》是张承志早期发表的中篇小说之一,作品以其浓郁的人文情怀、深邃的思考、热烈的情思、诗话的语言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部作品在开篇的辑页写下了作者的心声。阅读这段文字,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作品的深意。本书既生动描述了“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苦难,也深刻反映了浩劫过后“北方的河”的精神——思想解放,昂扬向上,追求自我人生价值,为理想奋斗不息。本书出版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好评如潮。如王蒙在1984年写的《大地和青春的礼赞——〈北方的河〉读后》中评价:“《北方的河》的发表令人振奋、也令人鼓舞……它号召着向新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进军”,它“是今年(也许不只是今年)的一只报春的燕子”。

《北方的河》主要写了一位要考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的“我”的不懈奋斗故事。书中写了男主角生活的各个侧面,“我”与家人的关系,与女孩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

与老师的关系,与其他人的关系,作品从这方方面面的关系,透露出一种多重而又复杂的人物图景;在这些人物关系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新时期的对比中,人性之中美好之面得以彰显,人文精神重新得到张扬。更深刻之处在于,作品没有停留在表面上哭诉悲苦揭露伤痕,也不是单纯浅露的反思,而是昂扬着一种压不弯打不垮的北方汉子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如他笔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汹涌澎湃、永不妥协的北方的河。

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过政治风暴之后,文坛逐渐进入复苏重兴的阶段,相继出现的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小说思潮逐步推进了文学复苏的步伐。这些小说流派从揭露伤疤开始到反思再到寻根,逐步由政治话语转向对人生存境遇的关注。作家们在回归人性的呼声中反映生活的不合理,揭露人们生活中人性的异化面,而人文主义精神的高扬必然成为在这一时期诸多作品的基调。作为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压抑的张承志,他的小说于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之中,也同样散发着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祖国和人民”逐渐成为张承志小说的母题。

在《北方的河》中,作家将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放在一个大的时代环境中来体现,具体见之于作品展现的形形色色人物之命运和生存状态。这本书男女主人公都没有给出名字,而是分别用“我”“她”来代替,实际上是想表达一种普遍性,是思想和人性得到解放后的普遍抒写。男主人公“我”聚焦了人文精神的基本质素:对于理想的不懈追寻,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事业的诚挚和热爱及对大自然的强烈的征服欲望。在作品中,作者同样关注其他配角人物的生存境遇,二者共同构成了本书人文精神的内涵。人文精神在《北方的河》中具体见之于三个维度:追求理想;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尊重人,追求人人平等。

—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应当如何生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解答。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此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追求理想。在这部作品中张承志理想主义色彩集中体现在男主人公“我”的身上:对自己热爱

的人文地理研究生的不懈追求，跑遍祖国山河的理想，对理想爱情的独特见解和不断寻觅，对自然之爱的无限向往等。

《北方的河》以几条北方的河——黄河、湟水、额尔齐斯河——作为作者抒发情感的客体，寄寓这一代人不断流逝的青春和对理想不懈追寻的悲壮过程，是人们内心理想追求的象征与寄托；同时在表现手法上起到了烘托氛围和推动情节的作用。作者选取北方的河，一方面与作家的亲身经历有关，写这些河流更容易写出真实场景和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北方的河更能体现作家推崇的豪迈、奔放、不屈的理想精神。

在作品中，男主角也以这些河作为自己写诗的素材，并由此引发了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的一场争论。这些诗写了较长时间，“我”第一次将之拿给女主人公“她”看时，“她”评价“我”“太不安分”“太野”，并劝“我”不忙写诗，而“我”情绪低落，将诗撕了。经“文化大革命”长时期的压抑，极易迸发出来的是情感释放和苦难诉说，而就以“北方的河”命名的这首诗恰好作为“我”猛烈释放的触发点，无疑具有燎人的炙热。男主人公对自己写的这首诗抱有很高的期待，受到出乎意料的打击之下，一时难以排解，以撕诗来作为发泄，但是“我”对生活的感悟和追求是撕不掉的。“我”的母亲生病住院时，“我”在医院照顾她，在心情不好的情况下重新开始写这首诗，这表明无论什么样的现实境遇也阻挡不了“我”的追求。随着情节的推进，又提到了“我”继续写诗。书的最后这首诗还没有写完，但“我”决定考完研后将其写完。写诗的过程就是追求理想人生的缩影：有无数的打击，有一时的迷茫痛苦甚至失去方向，但是随着生活的洗礼，人越来越坚强，朝着目标勇敢前进。此外，作为一条条具有象征意义的河，它们的奔流不息也正如书中人物不断追寻的过程。巩书芬也认为这些河流有着拟人化的象征意义。^①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将火车想象成河，而人就是水和浪。人在河上漂泊、流浪、奋斗，驶向各自的目标，各自的人生。

^① 巩书芬：《河流如人》，载于《安徽文学》2008年第8期。

黄河,是“我”心中的“父亲”和“真正的河”。马平野、李德成认为是对父亲的追寻。^①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经常被称为母亲河,作家在这里却将之称作父亲,塑造了一个高大、坚强、勇猛的形象,指引男主人公的成长。永定河“劈开燕山西山,任意迁徙,放浪不羁,强悍,不知安宁,不驯”,“没有屈服,有深沉的坚忍和力量,沉静含蓄宽容”,这不正是作家理想人格的追求吗?这条河在“我”心目中既有刚强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书中的额尔齐斯河代表了成长的磨炼和自由。书中还几次将北方的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述,写到了这些河流象征着神秘辽阔的北中国,并指出找到了北方的河就找到了坚强的理想;这些河流饱经沧桑,但又有着幻想,热情,青春。书的最后,作家直接揭示了以黑龙江为代表的北方的河的象征意义:梦境中的河,内心深处的渴望,既是母亲哺育我们,也是父亲指导教育我们。可见,作家将北方的河抽象化、拟人化、男性化,以灼热的笔墨写出了理想精神。作家毫无保留地写了对北方的河的热爱,这里精神能够压倒一切,这里理性无法表达冲动,这里强烈的感情才能表露心迹。长期的时代的压抑和打击阻挡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阳刚的河流推动着历史的怒涛,滚滚向前,永不停息。

游历河的典型情节是“我”游黄河。“渐渐他觉得两臂上的三角肌发酸,”“我累了,他警觉地想。”“流得太快了,这水把我冲下去啦,他想。”“两条手臂突然瘫痪了,他感到肩头上沉重如铅,酸疼难忍。河水拥着他贴着石岸滑下,他看见一块狰狞的巨石朝他驶来了。”从“她”的视角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我”经历的危险,见出“我”的勇敢坚强和面对危险时的临危不惧。这个情节反映了作家心中理想人物应该具有的精神面貌。

主人公是作家的文化想象,北方的河是作家的精神偶像。男主角毫无疑问是作家构思出来的虚拟人物,但是来源于当时的现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自己生活的体会,作家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里面。“北方的河”在书中是一个完美

^① 马平野、李德成:《理想的追寻者》,载于《安徽文学》2009年第2期。

的意象群,是作家的精神寄托。王光华则认为作家走向了越来越孤独的理想主义道路^①。

二

小说主人公由于体现了作家的个人思想,因此主人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作家理想人格的聚合体。政治风波之后仍继续追求的自我理想,对亲情美好的关注,对爱情的自我见解,这些都是作家力求突出关注人性这一主题的表现。同样,在作品中,作家也将人的发展,人的社会与内心需求作为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之一,体现出以人为本位的理想。在经历过那段备受压抑时期之后的人们,在心灵上追求解放,事业上想要重新开辟天地的干劲又一次燃起火花。作家对小说中的人物的重新觉醒欢欣鼓舞,并赋予了他们北方的河的精神。作家注重展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与主人公一起体验隐藏在时代背后的酸甜苦辣。

小说在体现以人为本和关注人性的方面的同时,加入了时代与社会的因素。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展开对那段惨痛又苦难历史的回忆,男主角的苦难包括被父亲遗弃、插队、考研究生资格获取的艰难、母亲生病、爱情的不顺利,这些苦难贯穿于男主人公的整个生命,并作为作者的行文线索,其他人物的苦难也展开了。如女主人公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年仅12岁的她为父亲擦洗身上的血;母亲青光眼,一急就会失明;徐华北没大学文凭也无法考研究生;等等。这些苦难很多是由时代悲剧造成的,小说在反映时代悲剧的同时,给予受难的当事人以强烈同情,且于同情之中,对他们的生平给予深深的关照。陈中林认为,作家通过主观移情将情感皈依到理性思辨上来。^②

为了改变生存状态,逃脱灵魂被囚禁的牢狱,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为改变命运而艰苦奋斗。作家对这些为挣脱现实捆绑而不懈努力的人们灌注了强烈

^①王光华:《个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载于《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②陈中林:《躁动不安魂灵的搏击》,载于《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的同情,这种同情基于普遍的大爱之中,包括对体现人之奋斗的“北方的河”精神的赞赏和对冲破现实枷锁的勇气的歌唱。如男主人公不甘于分配的工作,不顾危险游过了黄河,自费去各地旅游查看各地的河流,为了考研向老师朋友长辈请教并在爱情上做出了牺牲,自己翻译外国著作,等等。其他人物也有自己的奋斗。如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摄影爱好而努力;徐华北为了爱情而努力,无论是对女主人公还是曾经与“我”热恋过的海涛,同样努力于事业,最终离开了小食品厂的秘书职位。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不平、悲愤中,明白自己已蹉跎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因此极力要改变现状,奋发向上。为了找回失去的十年,人们几乎是拼命地投入生活,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己的理想。这些人物的经历和态度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小说对人的充分重视,对美好人性的大胆追寻,也表现在这些人物大胆打破陈旧、追求新生的理想主义的品格。包括以人为本,注重人性,追求自我,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毫无顾忌地张扬自己,表达自己,追寻自己的目标,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是“我”,还是“她”,还是徐华北都能体现这一点。此外,小说中不少细节尤其是插入式的民歌中,体现了人本回归和人性抒唱的特点。如开头写老头的呐喊:“加车,加个大轿子么!咋——加个‘解放’!”又如写到青年卖枣时喊:“枣子!河畔枣子!”皆是口语,使人物栩栩如生。又如写到青海民歌《少年》:“青枝呀绿叶展开了,六月的日子到了。”还有另一首民歌:“哎哟哟,西宁城街里我去过;有一个当当的磨;哎哟哟,小妹妹跟前我去过;有一股扰人的火。”这种赤裸裸的近于情欲的抒怀,在过去被视为不耻,在小说中却很公然地唱出,然而正是这些直抒胸臆式的语言和民歌体现了生活本身,是小说人物谋求自身解放、自我抒怀的一种表现方式和激烈诉求。这说明人物不再拘泥于强人政治下的浓厚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喊统一却毫无意义、抹杀个体独立性的符号性标语。

小说中主人公对爱情、朋友和对亲人的态度,也不再是此前为验证对革命无比忠诚而可以随意牺牲抛弃的简单爱与恨,而是选择重新审视这些情感,把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感情和复杂关系拉回到正常位置,归置于亲情伦理的自然状态下。在这一重新归位过程中,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得到充分展现,人的权利得以伸张和维护,人之为人的东西得到尊重。在阿勒泰插队时男主人公原谅了他当时的女朋友海涛为了调回内地,为了一个农场加工厂工人的地位而放弃与他的爱情并离开了他的事实,当时其他知青全部看不起海涛,没有人搭理她,还是男主人公,忍住了内心的波澜,不但送了海涛,还帮她收拾东西。同样是插队时,主人公“我”原谅了与之一起插队的徐华北送给海涛的热情洋溢的诗,还称赞这是一首好诗,而当时男主人公与海涛已经是恋人。“我”当然很爱海涛,但是为了她的未来,还是忍住了内心的情绪,尊重她的选择。“我”也可以和徐华北决裂,但是最终还是以豁达大度的心态包容了徐华北的诗。此时虽然还没有进入新时期,但是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到理想主义化的人文精神,即对他人的错误的宽容和人正常权利的尊重,意识到人们受到的伤害来源于时代而非个体的人,人们行为的怪异甚至是偏差都是为了捍卫自己原本利益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在作品中这种近似于基督的救难宽容精神达到了顶峰,主要见之于“我”对徐华北和海涛爱情的让步成全:“我”经过沉思,觉得徐华北更能给“她”带来幸福,更能给“她”好的未来,“我”甘愿退出。抛开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到底有多少爱这一问题,单从这种为他人幸福而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就已彰显出对尊重人性的最基本表现和最真诚肯定。男主人公的无私践履,使我们体会到作者对高扬光大人文精神的良苦用心。

三

第三个维度是人人平等。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最能体现民主进步平等的,则是如何看待女性之于男性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女性与周围社会应该有何种对等关系。在书中我们亦看到作者对这一激进问题的探讨。书中女主人公自主选择未来,选择婚姻,敢于追求爱情,敢于向喜欢的男子示好,敢于和男生结识交往而没有太多顾虑。从这个角度上讲,女性已经进一步突破了“文化大革命”之时的所有顾忌,开始敢于自我追寻,爱自己所爱。女主人公还追

求上进,追求内心情感的迸发,追求理想。这也是她觉醒的一部分。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息。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民主化运动,扫荡着封建主义的余孽。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传入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进程。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西方传入的女权运动对中国影响很大。新时期,人们更多关注女性,尊重女性,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最为主要的,逐渐有了经济权,这使得鲁迅所担心的如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改革开放后,社会迅速拨乱反正,进步力量在不断前进,落后的面貌得到了改观,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混乱,人们在认识上有了自己的尺度。人文的气息、人文的精神迅速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认可。

此外,小说中还有对普通人的权利的尊重的描写。比如第五章开头,男主人公为了考研的准考证勇闯A委员会党委第一书记办公室,居然取得成功,第一书记也没有什么架子,而且“我”说了“这是人民交给您的工作”,“您可以化个装,然后到您的传达室去试试找您自己”,“您可以再忙一点”,“难道您不是共产党员吗”这样的话,体现了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可以以这种不加掩饰的尖锐话语直接与“权威”和“权威”对话而不受到惩罚,反而达到了目标。这是小说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作者人本意识中人权觉醒的一个表现,作家赋予男主人公极大的勇气,去争取属于自我的权利。这反映出在一场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领域统治之后,人文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弘扬。

尊重人的价值观的多元化,尊重人的选择,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小说中“我”努力追回被历史耽误而流逝的青春,毅然决然地考研而不是优先考虑从事分配的工作。徐华北离开了小食品厂秘书的职位,去从事自己所喜欢的职业,海涛在徐华北的帮助下,也选择了将自己的摄影照片投出去,终而取得成功。他们都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奔波。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知识青年在逆境中成长的悲惨事实,同时也感受到动荡的生活铸就了这一代人勤奋的特质和昂扬乐观的精神。他们为自我价值得以发扬的不断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潜藏在时代背后的另一种品格。他们急于改变自我小人物命